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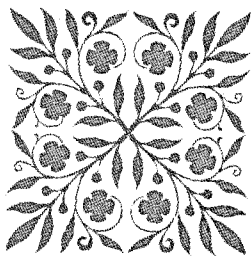
Selected works of Stefan Zweig

茨威格作品精选

【插图本】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叶廷芳 史行果 编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elected works of Stefan Zwei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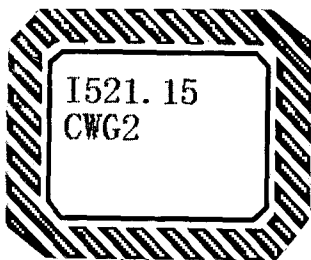
茨威格作品精选



Stefan Zweig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叶廷芳 史行果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茨威格作品精选/(奥)斯蒂芬·茨威格著;叶廷芳,史行果 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54-3713-6

I. 茨… II. ①斯…②叶…③史…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9914号

责任编辑:杜刘尹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1/32# 印张:12

版次: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3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17.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者序

1881年11月28日，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当时的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具有千年的历史，欧洲各民族的文化在此和谐地融合于一体，形成独特的维也纳文化。“没有什么地方比在维也纳更容易让人成为一个欧洲人了，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念作为自己心中热爱的最高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城市，早在马可·奥勒留的时代，它就维护着罗马精神，一种兼容并蓄的精神。”^①茨威格在一生当中始终保持着这种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他的宽容、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和平观念扎根在这片孕育他的文化土壤里，并贯穿了他所有作品和一生的经历。

少年时代的茨威格充满了求知欲和对文学艺术的热情，相对于死板的学校而言，维也纳这座城市才是他最好的课堂，那里的剧院、博物馆、书店、咖啡馆和音乐会每天提供给他充分的营养。维也纳的报纸会为文化界所有的事件腾出版面，在这样的文

^①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台北，边城出版社，2005年。

化沃土中，青年人对文学的狂热和文学上早熟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青年维也纳派”的出现，使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欧洲产生影响，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里夏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腾贝格等等这些知名的诗人和作家均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而十六岁的天才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更被视为心智早熟的伟大奇迹。在这些人物的激励下，年轻的茨威格早早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在回忆录中，他感慨地说，“抚今追昔，我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就十七岁的年龄而言，我们当时知识的广博、文学的圆熟，以及艺术水准，确实惊人。……由于这样的狂热，到了中学的最后几年，我们在专业眼光和修辞表达方面，甚至已经超过那些职业评论家了。”^① 中学时代影响了茨威格一生的创作，“它将一种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我永远也不愿失去这种热情，从此之后我所读到、学到的一切都建立在这几年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一个人如果没有锻炼肌肉，以后还可以弥补，而智力的飞跃和心灵的内在理解力，只有在那塑造精神的关键几年中得以实现，一个人只有早早学会敞开自己的心灵，日后才能将整个世界纳入心中。”^② 是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段话更深刻地为茨威格的人生作注呢？

年轻的茨威格在经历了一段自由的游历时间后，渐渐发现自己早期的作品虽然形式精美，却情调虚假，是在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成的，于是，他毅然将自己已经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扔进火炉，并放慢了创作速度，并且，他听从了当时诗坛的领袖人物德默尔的意见，首先从文学翻译入手，这是让年轻作家更深刻、更创造性地了解母语的最佳途径，使他受益匪浅，茨威格一生都为此感谢德默尔。在内心深处，茨威格已经明白，自己不能急于表现，急于发表作品，而应当多看，多学，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利用在柏林上大学的机会，在欧洲广泛游历和社

^①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台北，边城出版社，2005年。

^② 同上。

交，与比利时作家魏尔哈伦结下深厚友情，他埋首翻译魏尔哈伦的诗集，魏尔哈伦的诗歌充满了乐观主义，“相互尊重，彼此友好”，这是他向欧洲人民发出的呼吁，在他的作品中，一直见证着那个时代的诗人对欧洲和整个人类生活的梦想。茨威格完全被魏尔哈伦的高尚人格折服，通过翻译他的作品，茨威格自己也渐渐成为欧洲众多优秀文人的朋友，从而进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

茨威格二十六岁时入选德国岛屿出版社的固定作者，岛屿出版社的出版追求是艺术意识最强烈、艺术形式最完美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作家队伍定下了最高的标准。茨威格可谓与这家出版社一道成长。三十年后，岛屿出版社已成为德国规模最大的出版社，而茨威格也早已成为饮誉全球的作家。在三十岁之前，茨威格已游历了大部分的欧洲、印度、美国和非洲的一部分，正因为走出了欧洲，他更深刻地了解了欧洲，不再将欧洲视作全世界的永恒核心，并且了解到不少影响世界的力量和局势，内心的价值标准也随之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茨威格见证了这个世界的发展和繁荣，他翻译了不少邻邦诗人的作品，与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结下友谊，这些经验使他以为文学家的宣言能为世界指明方向，内心充满愉悦和希望。他本来准备在1914年完成《三大师》，分别介绍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却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他准备描绘的这三位大师所属的国家就相互变成了敌对国。

战争爆发不久，茨威格便意识到，身为作家，他有公开表达自己信念的责任。他撰写了一篇《致外国的朋友们》发表在当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柏林日报》上，两周后即收到罗曼·罗兰的回信，罗曼·罗兰写道：“不，我不离开我的朋友们。”欧洲的作家们纷纷开始进行人道精神的结盟。1914年，罗曼·罗兰发表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号召文人联合起来净化民族仇恨的空气。茨威格此时已经坚决地站在反战立场，他决心写一部反战剧本。他选择了《圣经》中希伯来的四大先知之一耶利米作为主人公，创作出悲剧作品《耶利米》。在他看来，这部剧本才是他

真正创作的第一本书，他说出的是时代的心声。1917年，《耶利米》出版后，两万册剧本销售一空，苏黎世剧院甚至将它搬上舞台。茨威格因为此剧本在欧洲赢得很高的威望。继《耶利米》之后，《三大师》出版，它为茨威格开辟了成功的道路。

随着一战结束，德奥战败，奥地利经历了异常艰难的时期，茨威格亲眼目睹人民生活的悲惨和信仰的沉沦，那是一个天昏地暗、无政府的年代，极端思想互相争斗，民族主义思想仍然占上风。此时的茨威格选择了隐居、创作，他要保持的是内心的淡泊宁静，他等待各种“主义”的退潮。在完全的冷静态度下，他写下了《热带癫狂症患者》和《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等中篇小说，它们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被改编成剧本，并且被拍成电影。他创作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成为所有学校的必备读物，销量突破二十五万册。茨威格的每本作品在德国首发时销量都会达到两万册，他的《富歇传》两年内销售了五万册。1931年，当茨威格五十岁时，岛屿出版社送给他一份生日礼物，那是一部他已出版的所有著作和所有译本的总目录，它本身就是一本书，里面的文字应有尽有，保加利亚语、芬兰语、葡萄牙语、亚美尼亚语、汉语和马拉提语。茨威格的作品已经通过各种文字深入人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全德国正在上演一部根据茨威格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灼人的秘密》。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人们在影片广告牌下心照不宣地微笑，于是电影马上遭到禁演，这部小说的名字也一并从所有报刊中消失了。1934年，茨威格看清时局的变化，流亡伦敦。1938年3月，纳粹占领奥地利，茨威格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在他失去护照的那天，“五十八岁的我发现，一个人一旦失去祖国，那意味着，他失去的绝不仅仅是一片有限的土地而已”。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身为奥地利人的茨威格在英国成为一个来自敌国的人，他被迫继续流亡，前往南美。此时，失去家园和生活的茨威格“不属于任何地方了，在世界各地我只是一个陌生人，顶多也只是过

客罢了。……我成了手无寸铁的见证人，面对人类不可想象的倒退却无能为力。人类以反人道的教条有意识有计划地退回到早已被遗忘的野蛮状态。”^① 1941年，茨威格定居于巴西里约热内卢，1942年2月22日，他在寓所与妻子一道服毒自尽。

本册精选集汇集茨威格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读者可从中学体会茨威格在回忆中学时代时提到的“心灵的内在理解力”，这种理解力使他成为心理刻画大师，也使他充分理解人性，完美地在作品中表现人性。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灵魂的狩猎者”，他的小说皆为心理描写的杰作，他的三部“链环系列”的小说分别描写儿童、成年和老年时期，《灼人的秘密》描写了孩童对当时虚伪道德的敏感心理，《热带癫狂症患者》描写了成年人遭遇的激情，《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主人公则是历经沧桑的人。作者细腻地刻画了这些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主人公在经历意外打击和情欲的冲击下心灵的挣扎和产生的悲剧性的后果。

茨威格尤其善于洞察和表现女性内心世界，《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是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佳作。高尔基被《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感动得落泪，并说：“您的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您使他们比我耳闻目睹的那些人或国家高尚，更有人性。这一点特别重要，并再次使我相信，艺术完全有理由高于现实。”^② 身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茨威格对于弱者和女性充满同情，他笔下的主人公，无论是小偷、有外遇的贵妇、委身于赌徒的女人、痴心妄想的小人物，他都给予他们真诚的谅解，他的笔调是宽容的，他述说着他们的不幸，关切着他们的命运。

茨威格是位创作态度非常严肃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向来很

^①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台北，边城出版社，2005年。

^② 《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严格。他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流畅，他在写初稿时，总是让自己自由发挥，让所有的想法都倾泻在稿纸上，但等到初稿誊清后，他对内容的去芜存精和对作品的建构工作便开始了，并且，这工作是无止境的，需要一遍遍地推敲。他的原则是，宁可缩短篇幅，也一定要字字精粹。尽管如此，作家本人还是意识到自己作品中仍然有些心理描写使得作品拖沓、冗长，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我觉得，我离真正的悲剧特有的朴实还相差很远，我总是责怪自己心理描写太多，缺乏你们俄国作家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率真。……在我们身上需要克服的‘文明’太多了，而人民的战争心灵对我们尚未打开。我很懂得作家应当成为怎样的人，因此我从不满足。”^①茨威格把创作称为“舍弃的艺术”，只有从头至尾保持着高潮、能让人一气读完的作品才令他满意。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也是最为有名的反法西斯小说，形象描绘了法西斯主义对人的精神摧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他一些作品，如《看不见的收藏》、《桎梏》、《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旧书商门德尔》，都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揭示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在《象棋的故事》中，茨威格将主人公的内心微观世界与现实社会强加给他的命运巧妙地结合起来，以纳粹对人的心理摧残为切入点，揭示出心理的虐待是人类暴行中最残忍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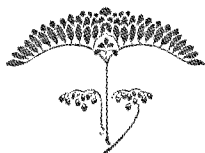
茨威格一向注重刻画“失败者”，因为，他认为，任何一种胜利，都会让一个民族思想麻痹。无论何种权势，都会令人变得冷酷。他有意将胜利的势力与那在心灵深处掀起惊涛骇浪的失败力量对比，那些在激进年代遭到蔑视的弱者，在遭遇失败的时刻，证明自己不仅是唯一能够承受失败的人，而且还能战胜失败。茨威格关注的是失败者的悲剧，在他的中篇小说中，吸引他的始终是命运挫折的主人公；在他的传记作品中，主人公不是在

^① 《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现实中取得胜利的人，而是在道德意义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人；在诗剧中，他把笔墨都放在历经苦难的人身上，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武力和野心为别人带来痛苦的人。这无疑是茨威格对待世界，对待生活的态度：他宁取为道义做牺牲的失败，也不要现实横行的胜利。他最终也选择了这种牺牲，“人类自相残杀带给我的恐惧远甚于死亡带给我自己的恐惧”^①。这位一生致力于他最热爱的欧洲的和平统一的欧洲人，用死亡拒绝了人类的野蛮。

叶廷芳 史行果（执笔）
2007 年秋季

^①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台北，边城出版社，2005年。



目 录

编者序·····	1
灼人的秘密·····	1
猩红热·····	59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10
热带癡狂症患者·····	148
象棋的故事·····	196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拜占庭的陷落·····	243
滑铁卢的一分钟·····	269
昨日世界	
一九一四年战争的最初时日·····	285
为精神团结而斗争·····	304
在欧洲的心脏·····	318
重返奥地利·····	340

灼人的秘密

伙 伴

机车沙哑地吼叫着，塞默林^①到了。黑色的列车在山上银白色灯光的照耀下停了一分钟，下来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乘客，又上了几个人。到处是恼人的噪音。接着，前面的机车又沙哑地嘶鸣起来，扯动黑色的车链，嘎嘎地开了过去，冲进隧道的洞口。广漠的景色又纯净地展现出来了，清晰的背景，被湿润的风吹得分外明亮。

下车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他那考究的衣着，带有天然弹性的步履，给人以好感。他迅速地走在别人前边，叫了一辆去旅馆的马车。马儿不慌不忙地在上坡路上嘚嘚地走着。空气里充满了春意，那只有五、六月才特有的洁白而轻盈的浮云，像穿着白色衣裳的轻佻的小伙子，在蓝色的空中嬉戏奔跑，时而躲藏在高山背后，时而互相拥抱，又再度逃开，有时像手绢似的揉成一团，有时又散成丝片，末了又戏弄地给群山头上戴上白色的帽子。高空中风在奔驰，狂暴不羁地摇动着细长的沐雨的树枝，直摇得各

^① 塞默林 (der Semmering)，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隘口，在维也纳附近，海拔 985 米，铁路线在海拔 893 米的高度从隘口的隧道里通过。塞默林是奥地利著名的避暑胜地，又是从事冬季运动的场所。

个枝丫咔咔作响，飞落下千百颗晶莹的水滴。有时仿佛从山里飘来清凉的雪的芬芳，随后又让人呼吸到一种又甜又冲鼻的气息。空中和地上的一切都在骚动，显得极度的烦躁不宁。马匹轻轻地喘着鼻气，往已是下坡的路上跑去。小铃铛在前边叮叮当当作响。

一到旅馆，这位年轻人就立即跑到旅客登记处，匆匆地稍一浏览，马上就失望了。“干吗我到这里来？”他开始烦躁不安地自忖，“光是在这里的山上呆着，没有社交，这比在办公室还烦人。显然，我来得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我每逢假期，运气总是不好，登记本上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哪怕有几个女人在这里也好，那就可以来次小小的、必要时甚至是真挚的调情，而不至于索然寡味地度过这个星期。”这位年轻人是个男爵，出身于名望不是那么太高的奥地利官僚贵族，现在总督府供职。他这次短短的休假并没有特别必要，只是因为他的同事都休过了一星期春假，而他又并不愿意把他的一周假期送给国家。他虽然不乏才干，却具有一种喜爱社交的秉性，喜欢在各种人物的圈子里出头露面，深知自己对于孤独是一筹莫展的。他从来不喜欢深居简出，尽可能地避免只身独处，因为他根本不愿意闭门反躬自省。他知道，他需要人的摩擦面，以便使他内在的才华，他心底的热情能放纵燃起火光，而他独自一人时则是冷冰冰的，毫无用处的，就像那装在匣子里的火柴。

他沮丧地在空无一人的前厅里踱来踱去，时而心不在焉地翻翻报纸，时而又在音乐室的钢琴上弹一曲华尔兹，不过手不由己，老是弹不出正确的旋律。后来他就烦躁地坐下，凝视着窗外。窗外夜幕正缓缓下垂，灰色的雾霭像蒸汽一样从松林中升腾起来。他心烦意乱、百无聊赖地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就走进了餐厅。

餐厅里才只有几张桌子坐了人，他都匆匆地投以一瞥。毫无所获！只有那边的一位教练——是他在跑马场认识的——漫不经心地招呼了他，还有一张面孔，是在环城路^①上见过的，此外，

① 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条繁华的大街。

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女人，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一次——即便是短暂的也好——钟情的对象。他本来就沮丧的情绪变得更加烦躁。他是这样一种年轻人，他们标致的面孔常使他们获得成功，他们心里总是为一次新的相遇，一次新的经历作好准备，他们总是急不可待地憧憬那未知的艳遇，他们对任何看来意外的事情都不会吃惊，因为他们早就把一切都预料到了，他们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性爱的东西，因为他们投向每个女人的第一瞥目光，就是从肉欲上打量的，而且不管她是朋友的妻子，还是给他开门的女仆。如果以某种草率的鄙视态度把这些人称作追逐女人的能手，那么无意中会使这个字眼包含多少由观察而得来的真理呵！因为在他们身上确实集中了狩猎者各种强烈的本能：侦察、兴奋和心灵的冷酷。他们的举止总是落落大方，时刻准备着，并且一心想寻花问柳，并穷追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总是充满激情，但不是恋人那种高尚的激情，而是赌徒那种冷酷的、谋略的、危险的激情。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固执的人，他们不仅把青年时期，而且单是由于等待机缘就把整个一生变成无穷无尽的追逐冒险，他们把一天分解成几百次小的官能享乐——马路上的一瞥、一个瞬息即逝的微笑、对坐时轻轻擦到的膝头——把一年又分解为几百个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官能享乐就是永远潺潺流动的、富于滋养的、充满刺激的生活的源泉。

而这里却没有一个可供玩弄的对手，这一点，这位用目光在狩猎的人马上就看清了。宛如一个赌徒手里拿着牌，满怀信心地坐在绿色的赌桌旁，却等不到一个对手。对一个赌徒来说，任何刺激都没有这种刺激最使人恼火了。男爵要了一份报纸，他的目光阴郁地在字行上移动，但思想却是麻木的，像是醉酒似的在这些铅字上磕磕绊绊。

忽然他听见背后有衣服的窸窣声和一个略有有点生气的装腔作势的声音：“Mais taistoi donc^①，埃德加！”

① 法文：别说话！

一个穿着绸衣的女人走过他桌旁，衣服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旁边投下高大而丰腴的身影，她后面跟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他穿着一件黑丝绒上装，目光好奇地扫了他一眼。这两个人在对面为他们留着的桌旁坐下，孩子显然竭力想使举止合乎礼节，但是从他不安静的黑眼珠看来又做不到。这位夫人——年轻男爵的注意力全在她身上——穿着十分整齐和优雅，他非常喜欢她这种类型，这是一个快要进入中年的犹太女人，身材显得稍微丰满了些，热情充沛，可又善于把自己的热情隐藏在高雅的伤感后面。起初他还不肯看她的眼睛，只是欣赏她那两道弯弯的、美丽的眉毛，在她那柔嫩的鼻子之上呈一弧形，那秀丽的鼻子虽然显示了她的种族，但这高贵的造型却也使她的轮廓显得分明和可爱。她的头发如同她丰满的身体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一样，长得特别浓密。她对自己的美貌看来很自信，对于种种仰慕早已司空见惯。她轻声地点了饭菜，并教训那正在叮叮当当玩叉子的男孩——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装出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对男爵小心翼翼投来的目光，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而实际上正是由于他那目不转睛的眼光才迫使她这样的拘束和小心。

男爵阴沉的脸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眉开眼笑，精神焕发，皱纹平整了，肌肉放开了，因此他的身材也一下子变得魁梧了，眼睛闪闪发光。他同那些需要男人在场才能焕发自己全部力量的女人完全一样，只有情欲的刺激才能把他的精力全部调动起来。潜伏在他心里的猎手嗅出了这里有猎物。他的目光挑战似的搜寻她的目光，要与之相遇。她的目光闪烁着犹豫的神态，有时在移动中与他的目光交叉，但却从不作什么明确的回答。他觉得她的嘴角有时也泛起一丝微笑。不过这一切都是那么模棱两可，而使他激动的，却正是这种不可捉摸的神情。唯一使他觉得有希望的，是她的目光常常在扫视，这意味着反抗和拘束，再加她同孩子的谈话显得出奇的谨慎，这显然是做给一个观众看的。他感觉到，过分强调这种惹人注意的镇定正是用来掩饰她意马心猿的一种手法。他自己也激动了：这场戏已经开始了。他巧妙地拖长吃

饭的时间，目光几乎不停地把这位夫人紧紧盯了半个小时，直到他默画了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能无形地触摸她丰腴身体的每个部位为止。外面天色更暗了，大片雨云向树林伸出灰色的双手，树林像孩子似的，因为恐怖而呻吟起来。挤入屋内的阴影也越来越浓了，沉默使屋里的人，越加感到窘迫。他觉察到，在寂静的威胁下，母亲同孩子的谈话变得越来越勉强，越来越不自然，话快说完了。这时他决定进行一次试探：他第一个站起身来，经过她的身旁慢慢地向门口走去，久久地凝望着室外的景色。到了门口，他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似的，突然把头转过来，一下子就逮住了她：她的活泼的目光正在望着他的背影呢。

这情景刺激了他，他在前厅里等待着。不一会儿她来了，拉着男孩。路过时顺手翻了翻几本杂志，给孩子看了几张图片。当男爵像是偶然地走到桌旁，装着去找本杂志，实际是为了再进一步窥视她那湿润晶莹的目光，或许有机会同她搭讪时，她就转过身，轻轻拍着她儿子的肩膀说：“Viens，埃德加！Au lit！^①”说着就冷冷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男爵略有为有点扫兴地目送着她。本来他曾计划要在今天晚上结识她的，而她这毫不留情的态度使他失望了。但归根结底这抗拒之中包含着诱惑，而恰恰是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态度刺激了他的欲望。无论如何，他已经有了伙伴，这出戏可以演了。

神速的友谊

晨，男爵走进大厅时，他看见那位漂亮女人的孩子，正在那儿和两位开电梯的仆人聊得起劲，孩子正给他们看卡尔·梅依^②的一本书里的插画。他妈妈不在，显然还在梳妆哩。男爵现在才仔细地观察这个男孩。这是个腼腆的孩子，发育得不太好，有点

① 法文：走吧，埃德加！该睡了！

② 卡尔·梅依 (Karl May, 1842—1912)，德国作家，专写一些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惊险小说。

神经质，大约十二岁，手脚老是不停，有一双黑色的、到处窥视的眼睛。如同这样年龄的孩子常有的那样，他显出无缘无故受惊害怕的样子，就像刚被叫醒又突然被置于陌生的环境中似的。他的面孔不算不好看，但是还没有定型，在他身上成人和幼童的斗争还刚刚开始，胜负未定；他脸上的一切好像是手捏出来的，尚未成型，线条轮廓很不分明，只是把苍白和不安糅合在一起。此外他正处于那种不利的年龄，这时他们的衣服总是不合身，袖子和裤子在瘦削的肢体上松弛地晃动着，而他们也从没有去注意修饰外表，讲究穿着。

这男孩子在这里犹豫不决地晃来晃去，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站在这里老碍别人的事。一会儿，被他用各种问题纠缠得烦了的门房把他推开，一会儿他又挡住了大门；显然他缺少友好的伙伴。孩子喜欢问东问西，因此就去找旅馆的仆役。要是他们正好有时间，就回答他，但当看见有人来了，或者有什么紧急的事要做，谈话就立即中断。男爵面带笑容，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不幸的男孩，孩子对一切都好奇地打量着，但一切都不友好地躲开他。有一次男爵紧紧抓住了这个好奇的目光，但是那黑溜溜的眼睛一旦发现自己探索的眼光被抓住，就立即怯生生地将目光收了回去，躲在下垂的眼皮后面。男爵觉得这很有意思。他开始对男孩产生了兴趣，他自忖，这孩子仅仅是由于胆怯才这么腼腆的，能不能把他作为去接近那女人的最迅速的媒介呢？无论如何，他要试一试。男孩刚刚又跑到门外去了，他就悄悄地跟着。这孩子需要温柔与爱抚，只见他抚摸着白马的玫瑰色的鼻孔。可他真没运气，马车夫也相当粗暴地把他撵走了。现在他又伤心又无聊地荡来荡去，空虚的眼神里含着一丝儿悲哀。这时男爵就同他搭话了：

“喂，小家伙，你喜欢这儿吗？”他突如其来地说，竭力使他的口气平易近人，毫无架子。

孩子的脸涨得绯红，怯生生地在发愣。有点害怕似的用手按着心口，难为情地来回转着身子。一位陌生的先生和他谈话聊